



通鑑論卷二十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底於成高祖意念之深誠不可

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恆以躁楊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爲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稷而非純乎爲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辭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甚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徼福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宏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羣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爲之守太原禦突厥而

方動至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雒郭環
海無尺寸之甬土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
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矣唐之爲餘
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
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
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主之陰結豪傑高祖
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爲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
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幾不乘人妄動之氣則
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
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楊廣於江都

廣已弑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弑
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士爲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
順蕩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甯其婦子則
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縣
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
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
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苟辭而聞江都之弑涕
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桀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
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
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爲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

有以折羣雄之躁妄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箠以御梟尤而繫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非可志爲擬也四海之大非可氣爲壓也相時之所疾苦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卽毒累臨戎而神人罔爲怨恫降李密爲世充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可爲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尙誰歸哉慎於舉事而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惡已燬而將熄之楊廣也毒方興而不戢之僞主也有唐三百年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愼爲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髮鬚遇之矣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酈元貞單雄
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
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
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
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爲奇計酈
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
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
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亂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
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鬪其捷而無能自
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抑無可恃之勢

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
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檄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
旣已欲殪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
絕乃字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
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
受太尉尙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
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弒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
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
而知其不足有爲尙誰爲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
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

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爲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羞其所爲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拚其羞豈有他哉無恆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爲輕詭輕爲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適如其數輕也而予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土釋兵攤二萬人以降唐密之

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
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闐關來歸爲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
天下者也而本爲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
重矣密之狙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
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眾
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爲輕而又若重審
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聞冗之文
吏而司進食之褻事使執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
凶狠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
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

閒嗚呼此大有爲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怙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詐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孟某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薶醢以傷恩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狠者無狠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爲者不足以與於斯

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爲亡賴賊習一

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爲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宵則燿當晝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僞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啟密使獻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稱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

之命世勛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僞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以爲是可以卓然自命爲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爲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孚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閭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遽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使爲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爲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爲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
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以能
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
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徵於李密脫杜淹蘇
世長陸德明於王世充簡岑文
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諫多
聞之士皆自僭僞中被濯而出
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
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
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
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
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爲
楨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
宜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
臣流品難以遽清且因仍以任
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
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

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明
之世苟非斥正其爲匪人則風教蔑廉恥喪上下亂而天
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
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爲己功天下翕然
仰之以爲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
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翱翔凶豎之庖俎
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爲彊險
不足以爲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爲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
士亦何憚而不學威迂行腐步寡岸以逍遙邪媚於當世
也似慎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倨驕而

肆志也似剛殺之無名遠之不得天下且以爲道之莫尙者而導世以偷汙爲彝倫之大賊是可容也孰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卽刑其猶姑息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矣雖復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杲蕭銑竇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

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煬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諸已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杲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杲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里克甯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爲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